



秦腔現代劇

山頭奶襲奇

樊粹庭編劇

長安書店出版

剧 情 簡 介

解放初期，东北殘敌散成流匪，深入山林，伺机蠢动，牵制大軍南下。其中許大馬棒一股，盘据天險奶头山，繼續与人民为敌，不断下山燒杀搶掠。在杉嵐站殘害了率領土改工作队的鞠县长与工作队同志后，窜入深山，踪跡莫测。

人民解放軍某部，为了革命勢力的順利展开，坚决消灭殘匪，但匪踪飄忽，大部隊入山清剿，有拳头打跳蚤的困难，乃命团參謀长少劍波以三十六人組成小分队，灵活出动，偵查襲擊。

排长楊子荣，在前次搜山时拾获胶皮鞋一只，依此綫索，与排长孙达得深入山区，到九龙汇发现了另一只胶鞋，智擒了伪装小炉匠的匪徒樂警尉，問出許大馬棒的巢穴，但仍不得了解奶头山的天險情况。經老獵人蘑菇老人指引，飞越天險，胜利的全歼了匪徒。

編 者

人 物

- 田政委——司令部政委。
少劍波——團參謀長，二十四歲。
楊子榮——解放軍排長。
白 茹——解放軍醫兵，二十歲。
劉助蒼——解放軍排長。
孫達得——解放軍班長。
高 波——解放軍傳令員。
樂超家——解放軍班長。
董中松——解放軍班長。
蘑菇老人——山中居民，六十八歲。
王因田——山中居民，四十二歲。
王 妻——山中居民，四十歲。
王榮娃——因田之子，十三歲。
鞠縣長——劍波的姐，三十五歲。
吳村長——杉嵐站的村長。
李主任——杉嵐站農會主任。
程小武——杉嵐站農會委員。
吳 妻——村民。
李 母——農會主任之母，七十三歲。
小武妻——新媳婦。
村 民——若干人。
解放軍戰士——數人。
許大馬棒——匪首，四十五歲。
許 福——大馬棒的長子。
許 祿——大馬棒的次子。
許 祥——大馬棒的三子。
鄭三袍——慣匪。
蝴蝶迷——大馬棒的妻。
丁疤拉眼——匪徒中頭目。
小炉匠——匪徒的探子。
刁占一——傳遞情報匪。
胖老头——地主，小炉匠的三舅，五十多歲。
小匪徒——若干人。

长安书店出版演唱材料

雨夜救渠	(秦腔现代剧)	張克勤編	定价三分
夫妻之間	(秦腔现代剧)	趙乾生編	定价三分
全民抓網	(秦腔、梆子、快板)	王錫輝等編	定价七分
幸福食堂	(秦腔、快书)	范广乾、許錫編	定价四分
砂子崗	(秦腔历史剧)	安濟華、傅國璽整理	
		湯杰三修景	定价六分
忘我的人	(梆子现代剧)	罗一孟編劇	定价一角四分
爭上海	(梆子现代剧)	姚成祖編	定价五分
老两口入公社	(梆子、快板)	富平康庄俱樂部集体創作	定价四分
革新浪浪編	(快板)	宋世屏、胡彦升編	定价四分
小金銀开馬	(快书)	鄧永學編	定价四分
在勤工俭学中	(話剧)	王永孝、胡天和編	定价四分
交接班	(兒童剧)	范浪編	定价四分
牛司令和孫公主	(兒童歌劇)	楊日編	定价五分
許營命案	(小說)	張寶隱編	定价一角一分
參觀公社	(小演唱)	張積祥、康正原編	定价四分
民間故事七輯		吉草、孫和、李文有等整理	定价八分
民間諺語(一)		魯牧收集整理	定价五分
諺語選(五)		长安书店編輯部選編	定价四分
渭河畔变化唱不完	(詩歌)	曹彪編	定价四分
新詩歌選		长安书店編輯部選編	定价四分
王保京的故事		鄭定宇、任世昌編	定价一角
新儿歌		金虎、吳引義編	定价四分
小魔术		刘恒虹編著	定价二角七分

次 場

第	一	場	匪	異
第	二	場	愛	命
第	三	場	偵	查
第	四	場	訪	老
第	五	場	捉	放
第	六	場	伴	行
第	七	場	探	踪
第	八	場	擒	猴
第	九	場	审	訊
第	十	場	毒	計
第	十一	場	复	巢

奇襲奶頭山

第一場 匪 患

（在開幕前台上先奏沉靜舒適的音乐后，忽聞悽慘混亂，哭嚎，雞驚、狗吠、倒塌、熊熊、亂槍……聲，使人惊心动魄）

（開幕后，現杉嵐站外的一角，豎立了几根十字木架，旁邊火光熊熊，淒涼滿目。匪首許大馬棒，蝴蝶迷，鄭砲三同上。）

許大馬棒：（兇惡的訴着）都給我帶過來！帶過來！

鞠縣長：（內唱）怒難忍！

（眾匪徒推拖鞠縣長及三個農村干部上）

（接唱）

見匪首恨的我咬碎牙根。

惡貫滿盈奪命盡，迴光反照又害人。

任凭你一時逞兇狠，不久人民挖你的心。

許大馬棒：呸！（邊唱邊向鞠）（唱）

鞠縣長休再發狂論，你不該把我的地來分。

趕的我上天無有路，逼的我入地無有門。

你今天犯在我的手，看你翻身不翻身！

鞠縣長：畜生！（打了許大馬棒一個耳光子）

許大馬棒：（大怒）給我吊起來！

蝴蝶迷：快快把她吊起來打！

（眾小匪應聲去捆鞠縣長）

農民干部：同志們，拚了吧！

（一場亂打，許即奔逃立在高处）

許大馬棒：不要打槍，捉活的！

蝴蝶迷：对，捉活的！

（终于寡不敌众，鞠县长被绑在十字架上，但他们仍是“禽兽”、“汉奸”、“凶匪”的骂声不绝）

许大马棒：狠狠的打呀！

（众匪徒以皮鞭打鞠等）

蝴蝶迷：叫他们好好的翻身！

（鞠等被打，激昂痛骂着，此时许福、许禄、许祥、丁疤拉眼，和另外几个匪徒押着村长的老婆，还有农会主任的年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抱着她的小孙子，被匪徒们一甩一个跟斗，一跌一撞的上。农会委员程小武的新媳妇，被剥了外衣，被狠心的许禄抓着头发一甩一跌上，倒地后又被他踹了两脚。被拉到场的人，几次扑上前去想庇护自己亲人，都被匪徒甩了回来。程小武的媳妇，扑上蝴蝶迷恶斗，抓破了蝴蝶迷的脸，被郑三砲用刀刺破了肚子而死，老妈妈抱着孙子哭了，被许福夺过来，把小几扔在火坑中。老妈妈疯狂的用左手拉小几，右手从火中抽出棍子打伤了许大马棒的头，却被许禄从一旁用脚踢进火堆中。村长的老婆为了拯救老妈妈亦被投入火堆中。这时鞠县长等被绑在十字杆上，业被打昏，但见此情况，一阵的怒骂想拚而不能挣脱）

许大马棒：都拉下去铡了！

（匪徒们将鞠县长松下十字杆，绑着往铡前推。）

鞠县长等：汉奸、恶匪、凶兽，总有报仇的那一天。（边下边骂）

许大马棒：（跺脚）开铡！开铡！

（众匪徒们向里边看着，鞠县长等在內齐高呼“共产党万岁”！“乡亲们报仇”！许匪等一阵得意的狞笑，摆平扮一小炉匠急上。）

小炉匠：报告旅长，共军大軍又来搜山啦！

(众匪徒大驚)

許大馬棒：快快撤退！

(众匪徒均驚慌失措地疾同下逃逸)

(幕落)

第二場 受 命

(幕启团參謀長少劍波的辦公室。一个少年英傑的解放軍官少劍波，焦急的踱來踱去。)

少劍波：(唱)

恨在心來怒難忍，誓與匪徒把命拚。
杉嵐站遭火焚，杀害了許多善良人。
殘余的惡魔真凶狠，他比那猛虎還毒十分。
我姐姐為革命効忠命盡，敬佩那众同志犧牲精神。
全國解放正順利，匪徒們勾結敵偽牽制南下軍。
少劍波對黨對民有責任，心中悲憤頭發昏。
恨不能飛上老峯嶺，踏賊穴碎匪首方趁我心。
解放軍剿匪大山進，無边的林海難把匪踪尋。
兩次進軍徒受損，大軍去后匪出害人民。
新計劃司令部業已批准，命我等卅六人深入山林。
人少好行動，匪徒不留神，
來一个出奇致勝，滅盡賊穴，誓與人民把冤伸。

高 波：(上)參謀長！

少劍波：哦，你怎么又忘啦！

高 波：唔，二〇三號。

少劍波：什么事？

高 波：田政委來了。

少劍波：噢！（喜出迎）政委！（敬禮）

田政委：(上)准备好了嗎？(且行且問，進室內，高波下。)

少劍波：准备好了。

田政委：齐全了嗎？

少劍波：齊全了。

田政委：衛生兵呢？

少劍波：噢！（窘）忘了。

田政委：看怎樣！我替你準備好了。

少劍波：是誰？

田政委：（向外喊）白茹進來，

白茹：（身上揹了很多醫藥裝備上）報告政委，（敬禮）我準備好了。

少劍波：（作不滿狀態）是她？

田政委：各連的衛生員都到寧安去學習了。她遞了決心書要去。

少劍波：不行！（唱）

深山林海天寒冷，和一般的戰場大不同。

女同志累贅重，這個任務她不成。

白茹：（唱）

甚麼戰場不一樣？不怕鐵壁與銅牆。

困難難不住共產黨，我是黨員困難應擔當。

應用的藥品我齊帶上，

（夾白）這裡有——（且唱且將藥品打開示給劍波看）

擦潤藥治凍瘡，消毒藥治外傷。

注射藥救急慌，首長進前望一望。

又是齊全又輕裝，我的身體好來膽量壯。

任務定完成，我去有何妨？

田政委：劍波！讓她同你去吧！

少劍波：不方便！（搖頭）

白茹：二〇三首長！（唱）

決心書我已遞上，有信心志堅強。

潑冷水不註往，打擊情緒不應當。

田政委：好了！（笑）好了！別戴帽子了，我批准你去。

少劍波：这……（迟疑）

白茹：这是政委的命令！

少劍波：你的咀真不让人！（微笑）

白茹：应该的么！

田政委：哈哈！

高波：（上）报告政委，各班长同志到啦！

田政委：让他们来！

高波：（转身）同志们出来吧！

（楊子榮，刘勋苍，孙达得，龔起家等各全副武装上。）

楊等：（同白）政委！（敬礼）

田政委：你们准备好了吗？

楊等：（同白）好了！

田政委：你们觉得怎样？

楊等：（同白）我们有决心消灭匪徒。

田政委：很好！要知道你们这次剿匪，对革命意义很大，现在革命队伍正节节胜利，全国解放为时不远。消灭后方的匪徒，不特是保卫后方的政治工作开展，而且是保证全国的军事革命顺利完成。但是我们用大兵团去对付小股匪徒，等于用拳头打跳蚤，用炮弹打蒼蝇，毫无用处。所以才用你们这精悍坚强的小分队，既能侦查又能打，边侦查边打，要和敌人在山林中周旋，直到消灭敌人。（擊桌子一下）

少劍波：我相信我们的战士浑身都是胆！

田政委：但也不能轻敌大意。要知道敌人虽然完蛋了，但是比起你们三十几个人的小分队来，力量还算不小。你们的对手有伪司令、专员、旅长、匪首匪孙，他们又毒辣又狡猾，有个别的作战能力，你们任何轻率鲁莽行为都会吃亏的。

楊等：（同白）是！

少劍波：（自信）要逮孙悟空需比孙悟空能力更大，要捉猛虎需比猛虎更猛。

田政委：不錯！（拍劍波）還有你們要征服林海，踏進雪原要善于把這些困難變成對你的方便。要駕馭它，馴服它，利用它。

眾齊應：是！

田政委：你們第一個箭靶子射在那哩？

少劍波：茫無綫索，只有這一只膠皮鞋！（高波將鞋取出交政委）

田政委：那里來的？

少劍波：上次領同大軍剿匪，偵查員楊子榮在四無人烟處拾得的。

田政委：好吧！你們也只有這一條綫頭，祝你們成功！（握手）

楊 等：感謝黨對我們的信任，我們要堅決完成任務！

（幕 閉）

第三場 偵 查

（匪徒樂警尉扮小炉匠担挑子上）

小炉匠：手藝難！（唸）

小炉匠，好艱難，（邊行邊唱）

翻了一山又一山。

肩磨腫，鞋跑爛，辛辛苦苦掙另錢。

鋸大缸，釘小碗，汲汲皇皇不安閑。

邊行走，邊盤算，想起戲中事一端。

百鳥朝鳳上王大娘，容貌生的賽天仙。

小炉匠越看越想看，打壞了她的宝缸把臉翻。

我若碰見王大娘，不打她宝缸配成姻緣。

（放下担子叫）釘鍋釘盤箍漏鍋哩！（四望無人）

唉！一個人也沒有，我裝的啥蒜？不是共產黨來，

我咋能干这个！（以脚踢担子）（唱）
思想起来太可恨，穷棒子們可不胜从前守本分。
从前是一个一个多么恭順，
我是个人上之人度光阴。
吃喝玩乐真快乐，洋錢烟土常在我手里存。
看誰不順眼我就打，有情的女人一大群。
自从来丁共产党，逼的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門。
无何奈去投許旅长，他派我到山外弄情报，
联络人扮炉匠装小民，机智灵活多么有精神！
单等美軍来进攻，从后方消灭解放軍，
我要恢复旧乾坤。

（用扁担挑起担子大踏步前行。忽聞风声，即心虛的躲躲藏藏的下。）

（二幕开，現大森林背景。）

（楊子荣乔扮一收山貨单商，孙达得乔扮一挑伙，很吃力的又有勇气，又現劳累作偵查舞蹈动作上，經過舞蹈动作表现出只有一只白色胶鞋是唯一线索。）

楊子荣：（二人边唱边舞）（唱）

这只鞋关系重，茫茫的林海一点明。

从鞋上寻找匪徒的啥行动，（看地）

来到了（看）检鞋的地点記的清。

放原处，（将鞋放在地上，二人繞鞋向前看。）向南，（二人急看）向北，（舞着看）向西，（动作）似乎又向东。

东南西北匪踪难肯定，（失望）

孙达得：（孙将鞋拾起扔远处）（唱）

一只臭鞋鬧的我头发懵。

一只臭鞋有啥作用？白费勁！（坐下喘气）

楊子荣：（急将鞋子拾起，珍贵的揣在怀里）你別輕看这只

鞋，上次搜山全軍都一无所获，就俺老楊拾得这一只鞋干。

孙达得：没希望了，还是另找线索吧，也许是打猎的人掉下的。

楊子榮：为啥只掉一只？

孙达得：也许是猎人被野兽吃了。

楊子榮：鞋上无血，附近也无人骨。

孙达得：也许是山里人掉下的。

楊子榮：山里人对这样鞋，恐怕连见都没见过吧！

孙达得：反正我不相信，这只鞋能有多大的匪徒关系。咱们来到老谷岭一带，侦查了七八天，连个人影也没有见。有勇使不上，有力白费劲！我看真不如打大仗来得爽快。唉！

楊子榮：达得！（唱）

达得莫要太泄气，老楊有话你听心里：

咱们奉令来剿匪，钻进了山林不辨东西。

不见人烟和犬吠，只愁的剑波同志日织双眉。

仅有这一个鞋儿是依据，细心侦查一直往下追。

你需紧记首长的语。

调查研究应该放第一，终久不是白费力。

（白）我说的对不对呀？

孙达得：我没别的意见。（忽然发现前边大树上人头高的地方有一个刀砍的印子。（高声））哎！你看！

（拔腿就跑）

楊子榮：（被他吓一惊）怎么啦？

孙达得：是人把树皮剝了的。

楊子榮：（到树下摸了摸刀痕）啊！（高兴）刀印！（急作舞蹈势向前，至树下摸视刀印）达得，是刀刮的印。没错，没错！

孙达得：肯定的说：这里有人来过的。

楊子榮：對！人過留踪，雁過留聲。難道土匪走過的地方甚么也不留？沒那事。達得同志，耐點性，再去找。

孫達得：是！（興奮地去找，下。）

楊子榮：仔細點！（向達得說）

孫大得：（在內說：老楊啊，又找着一個。）

楊子榮：又尋着一個刀印，好哇。（興奮）順着一直再找去，看准方向。（向內說）哈哈……（唱）
楊子榮笑呵呵，這一回要找到匪徒巢窩。
報仇雪恨莫錯過，渾身是胆以少勝多。

（繼而想）

（驚）呀！（唱）

這樹上刀痕是何人剝？

膠皮鞋，和刀痕的連系如何？

是匪徒？是好人？還在叵可，

還不能輕下定論需再探索。

孫達得：（孫達得從內喊）老楊同志！

楊子榮：怎麼樣？（趨迎）

孫達得：（氣喘吁吁的上）我跑了一里多路，每隔四十步遠，樹上就有一個刀削的楂，一直通向西北去了。

楊子榮：好，一定是記路綫的暗號！

孫達得：一定！一定！不過是獵人？是采蘑菇的，是土匪弄的？可不敢保。

楊子榮：哦！不管是誰弄的，咱們要先猜透這迷，先查它個山窮水盡再說。走！（興奮）

孫達得：走！（二人興奮的作舞蹈勢，齊奔下二道幕外孫達得以摸樹的舞蹈動作上。）

楊子榮：（喘吁追上）達得，等等我！等等我！

（孫達得以行動過奮，被樹楂絆倒地，楊子榮趨前將孫扶起。）

孙达得：哎呀！可累坏我了。（喘吁）

楊子荣：赶你也把我累坏了。（喘吁）哎哟！

孙达得：这一回可有头緒了，老楊同志，咱們两个 到匪窝里，把匪首捉住給人民报仇。哈哈！（自負，精神百倍。）

楊子荣：哪有那么簡單，达得，咱們主要的是偵查任务。

孙达得：（抬头一看見數里外低山里冒出一縷炊烟）有啦，那不是有炊烟了么？定是匪窩。

楊子荣：（看）不錯！是炊烟。我們翻过山去看个明白。

孙达得：走！

楊 孙：（二人边行、边舞、边唱）

但只見炊烟冲霄，

但只見炊烟冲霄。

飞步山头看，（动作）

（互看聞犬吠鸡叫声，失望）

鸡犬呀！

孙达得：（頹在地）唉！又完啦，匪窝里那能喂狗养鸡？不是匪窩。白受辛苦。（蹲坐）

楊子荣：（亦失望但不十分表露于外，凝想片刻，）达得，不管怎么样，去到小村看个明白再說。走！

孙达得：走！（不动）

楊子荣：走！

孙达得：走！（不动）

楊子荣：走吧！（把孙达得拉的疾溜筋斗的同下）

（二道幕开、現猎戶王因田家中的戶外，王因田妻正在燒鍋做饭。）

王 妻：（唱）

恨強盜作事太凶殘，害的俺举家不得安。

夺去兽皮还不算，又搶走三十多付套兽桿。

原有的山貨都霸占，不容獵人进深山。

眼看看就將糧米斷，但不知何時得見青天？（哭）
（王妻唱時，楊子榮，孫達得二人暗上，二人見王互相示意）

楊子榮：大嫂，正作飯么？

王妻：（被驚了一跳，抬頭看。）是的，你們是那來的呀？

楊子榮：我們是從山外來山里收山貨的。甚么鹿皮、人參、鹿茸、蘑菇、都買。

王妻：噢！收山貨的！（喜起立）

楊子榮：大嫂，有多少？

王妻：唉！（愁容）俺甚么都沒有。（復坐炊飯）你們到別處去吧。

楊子榮：是的。（想）大嫂，我們尋點開水喝喝。

王妻：水已開了，你們自己舀吧。

楊子榮：謝謝大嫂！（孫、楊分別取碗舀水，坐下喝水）大嫂，這里離九龍匯有多遠哪？

王妻：這里離九龍匯有七十多里。你們是從九龍匯來的么？

楊子榮：是的。

王妻：聽說九龍匯來的有官兵？

（這一問倒把楊、孫二人吓了一跳。）

楊子榮：我們倒沒見什么官兵，大嫂你怎知道？

王妻：我听……我的娘家兄弟說的。

楊子榮：你兄弟叫啥？他怎會知道？

（王因田在內，病聲喚）宋姑娘進來！進來！）

王妻：来啦！唉！啥時候病才會好？

（說着端碗水愁恨的進入室中，）

楊子榮：（近孫達得耳語）話內有因。

孫達得：（大聲）需要細盤細問。（楊急止王妻出）

王妻：我們當家的有病，不留閑人，你趕快走吧！

楊子榮：是！謝謝大嫂。（楊、孫出門）

王 妻：慢走！

楊子榮：大嫂，訴說甚么？

王 妻：我們當家的言道，今年各處都沒山貨，勸你們快快出山，這是好話，不聽，怕你們後悔不及。（厉色轉身）

楊子榮：是是是，謝謝大嫂。謝謝大嫂。

（楊、孫二人，且說且退。朵娃攜青菜暗上。楊等不覺背后有人，將朵娃碰了個仰面，雙腳繞起，朵娃一只腳穿了一只白色膠皮鞋，一只腳拴個木板。楊等見白膠鞋大驚，圍繞注視，忘記扶朵娃。）

朵 娃：（驚）媽那巴子！把我撞倒，狗養的把我闖倒。

孫達得：（拾蘭中倒出來的菜）

楊子榮：小兄弟，對不起，起來，起來。（楊抓朵娃腳脖，乘勢以手量他的白膠鞋。）

王 妻：（轉身）朵娃不要胡罵。

楊子榮：（楊子榮才把朵娃的腳放下，將朵娃扶起！孫達得將菜籃交朵娃。）小弟弟對不起，對不起！

朵 娃：你拉着我的腿叫我咋起來？（哭）

王 妻：（拉朵娃）回屋！

楊子榮：這……我慌了，我慌了！

王 妻：（將朵娃拉進屋中，將門关上。）

楊子榮：（急從懷中取出一只白膠皮鞋，急用手量，認為完全一樣大。孫達得湊前視，楊一高興，一抬手，正用膠鞋打着孫的頭。）

孫、楊：（二人驚喜的一字一停的同說。）對准點！（二人從懷中取出刺刀急切的喜歡的作剝樹皮留記號舞蹈動作同下。）

（閉幕）